# 我得宝儿

记得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因为迁家而转读到这一所新学校，认识了隔离位的同学林富成，亦因此与阿成的一班朋友相熟。这班「益友」都是喝玩乐，无心向学之流。

我们在这个年纪对异性充满好奇和幻想，其中一个绰号叫洪哥的更加夸张，口边种是离不开「性器官」的字眼，任何时候都有一两个贪玩的女孩子给他左拥右抱，羡刹不少同学。

有一个花名叫肥伟的同学，整天都跟着洪哥，嚷着要加入这「益友」会的行列。

「要加入，你就要有胆色……」洪哥给他缠得不耐烦，终于向他列出条件。

「我一身都是胆！」肥伟说。

「外国的新生入会要偷女人底裤，你有胆去偷一条吗？」成哥说。

阿成在旁加上点意见：「偷底裤有甚么了不起！我要一条刚除出来，有暖暖体温的……」「我……连女朋友都没有，那里去除给你们呢，有没有另外方法？」肥伟有些为难。

「不做就算了吧，反正你都是胆小如鼠，回家和你妈妈玩煮饭仔游戏吧！」洪哥说。

阿成将大伟带拉到一旁，神秘地跟他说：「大好机会不要错过呀！你家最近雇用了那个菲律宾籍的女佣人，虽然皮肤墨黑，但身材蛮不错呀！这里有两粒安眠药，今天晚上找个机会放落她的茶壶里，待她熟睡了，我们一班人上你家里，只要见到你进房亲手除她的底裤出来，我们算好兄弟了。」大伟接过那两粒药，欣喜若狂，约定们当天晚上见面。

照约定时间，阿成、洪哥、我和一个叫瘦辉的朋友摸黑到大伟处。大伟的家境富裕，听说他父亲是一地产商人，心想他日大伟可以资助一班兄弟的交际费。

按门铃后大伟静静的打开大门，面有难色说：「糟糕了，女佣人下午到离岛探亲，今夜赶不回来，我落了的药，误打误撞的给父母亲饮了，现在正在房里昏睡着。那些是甚么药？……没有甚么应响健康的问题吧？」我心想：「这小子很自私，药放在女佣人就无所谓，父母喝了便担心起来……」「你怎么累我们兄弟白走一趟！」阿成说。

「将就点吧，进女佣人房随便选条漂亮的底裤吧！」「他妈的！说好了是要刚从女人身上脱下来，要暖暖的……」洪哥火爆的性子，执着大伟的衫领就想饱以老拳。

黄大伟吓到面无血色：「大佬，有事慢慢讲呀！」「你妈妈也是女人呀，事到如今不如你除你妈的底裤啦，横竖你父母都已经不醒人事了。」我真想惩戒这个肥仔。

「这也是个好主意，就看看伯母的底裤也好！」大哥洪阴笑着说。

「这个……不大好……这……」大伟犹疑了片刻：「好啦，你们在这里等一会，我怕会吵醒阿爸。」大伟鬼鬼祟祟地走入他父母房，立即又掩上门，总觉得他的神色有些不妥，似乎有些事要瞒着我们，洪哥示意我注意房理的动静。

于是我们从门缝望进去，看见大伟正在除自己条裤，原来这胆小鬼不知在那里偷了条女人底裤，事先穿在身上，假意话从母亲身上剥下来，差点给他这招瞒天过海蒙蔽了。

大伟不消一刻便拿着条底裤，在我面前扬耀：「暖暖的三角裤一条，有蕾丝边的，看我妈的品味多好！」「好诱惑的三角裤啊，还是香喷喷的！」瘦辉和阿成装成很兴奋的样子，缠着大伟要拿来欣赏，大伟还加盐加醋，吹嘘着盗取她母亲底裤的惊险情形。

洪哥便趁机推门入房，将床单揭起，果然阿伟的爸爸和妈妈都昏睡不醒。海棠春睡的阿伟妈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，体形骄小，但身材蛮好，柔和的灯光下，透过她那件簿簿的睡衣，两只大奶好像隐约看到两粒乳头。

阿伟的爸爸看起来六十过外，瘦弱得可怜。娶了年纪轻他三十多年而正当虎狼年华的尤物，这个老头子真是几生修到，看来这老夫嫩妻的性生活一定是需要些「外援」。

洪哥一定是有同感，笑淫淫地解开她的衫钮，那对羊脂白玉般的豪乳便毫无保留地任我们欣赏。因为仰卧的关系，两只奶向两旁微分，而两粒奶头分别指向我和洪哥，摆明是向我们挑战。

她的奶头很大、很深色、看起来好像两颗小子弹，一定是经常被这老淫虫含啜得多的原故吧，心中暗咒：「该死的老淫虫！」我平日要看女同学的「小馒头」，都是经过一番唇舌，在半遮半掩的情况下看到了两粒小小奶尖便算大有收获，眼前这对大木瓜，活色生香地任我把弄，兴奋得我心跳加速，连手到震抖着。

肥伟进入来的时候，看到母亲衣不蔽体被我们狎弄着，扯着嗓门大叫：「你们做甚么！快停手！快停手！」洪哥不但没有停止，反而用手按着伟妈的胸口，间面色凝重地嚷着：「不得了呀，阿伟！你妈停止呼吸啦！」跟着便有节奏地按着她的心脏部份数着：「一千一……按下……弊！怎么没反应？一千二……按下……」「怎么会……刚才还睡得好好地……」大伟被这突如给来的意外吓得面如死灰。

「阿明，你要捏着她的鼻，我下按时你便向她的嘴吹气……快些！」洪哥似模似样地发号司令，情况十分紧张。「……一千一……按……一千二……按……快些吹气！」事发突然，连我都吓了一跳，但当我留意到，洪哥另一只手已偷偷地伸了入伟妈的裤档里摸弄的时候，我就会意到他的计划。

「阿明，你要含着她的舌头，预防她抽筋时会咬舌！洪哥发号施令，气氛十分紧张。救人要紧，我于是很紧急地啜着她的感性形的厚唇，做其人工呼吸。

「一定是你落药过重啦！」阿成说。

「没有呀，只是放了你给我的两粒药都落去……」「真没常识，药量是计体重的，你妈这样骄小就祗用半粒嘛，难怪她心脏抵受不了……肥仔，你还呆在这里做甚么？快去拿「还魂油」！」「甚么…还魂油？我没听过阿！不如……叫救伤车……」肥伟犹豫不决。

「救护员发现你毒害亲母时就糟糕了！瘦辉，你最够义气，快带肥仔回你家拿，速去速回呀！」洪哥转身打个眼色瘦辉。

「那我……妈……好吧……你们继续抢救我妈呀！……瘦辉，快带我去！」两名傻小子飞奔出去后，我们便继续「抢救」伟妈。

为了方便腾出更多空间，我们干脆将那昏迷的老头子推落地上，三个人各自分头「抢救」伟妈。

洪哥在床中间捧着伟妈的豪乳，狂舐她的乳头，阿成在床尾急不及待地剥了她的睡裤，我在床头吻着伟妈的香唇，闻到她一幽香的香水味。

看着她那甜美的面孔，昏头昏脑地给这几只小色鬼玩弄，实在于心不忍，但这半点良心随着伟妈的睡裤脱了之后便烟消云散了。

阿成将台灯移近，照射在她两腿之间。两条白白的大腿微张，衬托着她那鲜红色的三角裤底裤，构成一幅很诱惑的图画。细看之下，近大腿内侧有两处青淤的痕迹，是她不小心撞到的吗？。

阿成买着关子，轻揉着那坟起的小丘的部份，笑淫淫地说：让我们赌一赌，她那小穴是红红的还是深色得怕人。」「赌注甚么啦？阿伟很快便回来喇……」洪哥说。

「就因为没有时间，谁嬴了便先上马干她，输了便要做把风。」阿成这小鬼无时无刻都要赌。

「我素来只喜欢操窄窄的嫩穴，对松松的老穴实在没有兴趣，还是让给你们两个小朋友吧。」洪哥为了表现大哥风度，故作大方。

「她的奶头是深啡色……好！就赌她是深色喇！」我说。

「买定离手……开呀！」阿成抓着她后腰的橡筋裤头，略提起她的屁股。

我听到我的心「噗、噗」地跳，那两秒钟就像等了两年，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，「噗、噗」……屁股又圆又大……再扯上些……「噗、噗」……屁眼紧紧的……扯上些……「噗、噗」……哗！那么多阴毛，丛密到看不到穴罅。

阿成唯恐我们看的不清楚，将她的大腿张开，用两只拇指挖开她的大阴唇，看到了！看到了！她的小阴唇很长，张开来就像朵喇叭花，好一朵嫣红色的喇叭花，唉哟！惨啦！我输了！

愿赌服输，唯有从阿成手中抢了她的底裤做安慰奖吧。

阿成欢呼一声，立即将他那条硬崩崩的肉棒掏出来，口角挂着一丝胜利的微笑，扯着那朵喇叭花，插根手指进入花芯内扣挖。

可能药力实在是过猛，伟妈没有甚么反应，阿成也不理她死活，将肉棒乱闯乱撞地插入伟妈的毛穴。

「喂，阿成，不要那么急色……弄湿了后才插吧！」这小子真没不顾他人死活。

「不管她是乾穴还是湿穴，可以爽的便是好穴！」这急色鬼说：「肥伟很快就回来了。」可怜伟妈连一点润滑都没有的情形下，被阿成猛插。那朵「喇叭花」随着阿成的抽插便乍隐乍现，被插时像害羞地躲进小穴里，阴茎抽出来时便扯得花瓣裂开，看得我心惊肉跳。唉！这小子真不懂得怜香释玉。

洪哥一面搓弄伟妈的豪乳一面打手枪。见到阿成插穴插得兴起，他亦顾不得大哥风度，赶忙骑上伟妈的胸脯，用她两只豪乳挤着自己的肉棒，抽抽插插地享受乳交的乐趣，看他闭着眼睛，好像非常陶醉的样子。

眼角看到那躺在地下的老淫虫，心想这老夫少妻的性生理活是怎样的呢？床尾有一具电视机和录影机，当然会是一面看Ａ片一面操穴？但除了几套名片之外没有其他影带。

我留意到，近电视机旁其中一个抽屉没关好，好奇心驱使之下便拉开抽屉看看。果然在一堆衣物之下有多套成人的影带，大多数都是日产的ＳＭ片，其中有套迪士尼的卡通片。卡通片也用不着收得这么秘密呀，这不是此地无银吗？我不动声色将它拿起，收在外衣袋内。

回头看到阿成在床上已经爆浆了，气喘如牛伏在伟妈身上，洪哥亦在伟妈的豪乳沟内射精。由头到尾都不超过三分钟，两个小子平日大吹大擂的「起码一个半个小时」之声还是言犹在耳。

突然间听到门声，各人正在忙乱中拉好裤子，肥伟已经冲进来。

「我妈怎样了……为甚么你们脱了她的睡裤……」肥伟见到母亲下身赤裸，抢着替她用披单遮盖。

「你吓昏了？刚才不是你除她的底裤吗？我们几兄弟挂着抢救，连手都快抽筋喇！」阿成一轮机枪式的抢白。「现在没事了，你还不谢谢我们救命之恩！」飞伟自知理亏，不敢再追究下去，虽然知道我们做了手脚，但见到母亲面色红润，呼吸调和，也就放下了心。

洪哥接过了瘦辉的「还魂油」，便装模作样地擦擦她的鼻梁、额头等几个部份，对肥伟说：「细佬，这次算你好运，快些跟你妈穿上裤子，迟些她醒来便难以解释了。」肥伟唯唯是诺，很紧张地问：「我是你们的好兄弟吗？」我们三人到会心微笑，和肥伟热诚的握手，欢迎他入会。

稍后我们便相继离去，肥伟有没有在我们离去之后，趁着和伟妈穿回底裤时大肆手足之欲，甚至做出乱伦的事？我们便不可而知了。

但我袋中那盒录影带，日后将我和伟妈的关系拉得很近。

他日有空再继续回忆这些荒唐的片段。

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，实在是非常的疲倦，和衣爬到床上便想蒙头大睡，无奈裤档里的肉棒还是硬崩崩的，一闭上眼便想起刚才伟妈糊里糊涂地给我们淫辱的一幕，于是甚么睡意都没有了。

差点儿忘记了在伟妈处偷来的录影带，心急地想看看内里乾坤。电视萤幕开始见到的是儿童卡通片，用遥控去搜索下去一会，终于见到戏肉了，原来是伟妈家里偷摄的，杂音很大，听不到他们交谈声，意外的是房里除了肥伟的父母亲外还有另外一对男女。

男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，女人羞怯怯的垂低头，看不到面貌。肥伟的父亲给了那胖子一个信封，跟着示意伟妈上床，伟妈摇着头，似乎祗想做旁观者。

伟爸没法，跟那胖子耳语几句后便开始剥那女人的衬衫、乳罩，跟着便吸啜那女人的奶子，那女的默不作声，低着头逆来顺受着卫爸的抚弄，那胖子在床尾动手除去女人的西裤。

那女的好像想拒绝，扯着裤头不放。她看来十分面善，细看下原来是学校里那恶婆林主任。这个恶婆娘看起来大约有廿七、八岁，其实都很漂亮，不过平日非常严肃，打扮保守，想不到脱光了身裁却蛮不俗，加上浓装艳抹，披头散发，又另有一狂野的味道。

为甚么她会在这个场合出现？

林主任敌不过那胖子，终于被脱得赤条条的，卫爸一马当先伏在她身上。镜头的位置不大好，连林主任的下面有没有毛也看不到，伟爸似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不一会就退下来，由胖子接替。

卫妈在旁由始至终到是很尴尬的缩在一旁。我想起她那浓密的黑森林，那朵在玉腿尽头的的喇叭花，真恨阿成拔了头筹，忍不住便将她那条软滑滑的三角裤包着老二上下套弄，不消片刻便一泄如注，迷迷朦朦地进入梦乡。

一觉醒来，原来已是日上三杆，心中暗暗骂老头子上班时也不关照一声，挺着老二匆匆地走入浴室，梳洗之后便赶路上学。

回到学校大门便被校工拦着，照例带去见主任室取批准，想起平日一到教务处的时候总是胆颤心惊，今天将会是另一回事了。

「黄明同学，你这次是一星期内第三次迟到，又有甚么理由？」那恶婆林主任真是毫无人情味。

「没甚么，作晚打手枪几次，累了便起不了床啦。」「你说甚么？你是疯了吗！」她气得大声叫。

「我说作晚看你主演的换妻录影带看得晚……」「住口！你胡说！」「阿伟父母还是现场观众呀，伟爸也客串……」「你胡说！那晚没有录影……」她马上知道说错了，老羞成怒：「你给我滚出去！」「好呀，那我由这里滚到校长室，将袋里的影带交给他好了。」我作势要离去：「再见吧！」「坐下来！」她她显然是作贼心虚，态度开始软化。「你究竟想怎样？你想勒索我？我们不是有钱人家……」「绝对不是勒索，我刚才大考的科目不大理想……我想要你帮忙，改为全部合格。」「这个……没问题，」她松了一口气。

「你今天穿甚么颜色的底裤，甚么质料的？」「你是甚么狗屁问题？」她很愕然：「你太过份了！甚么是尊师重导，你懂吗？」「尊师？为人师表和学生家长光着屁股胡混是值得尊重啊！这小小的问题也要拒绝？我和你作一个协议，你能回答，我便立即离去。」「好！我告诉你，是白色、丝质的……你现在可滚吧！」这恶婆知道斗我不过。

「我怎样知道是白色？除非你给我看一看喇。」「我说是白色便是白色，为甚么要骗你？」她给我弄到啼笑皆非。

「外面的办公室由玻璃门的位置可以看到你，但看不到我，我蹲到桌底下，便可以验明正身嘛。」我也不等她的同意，一缩身便钻到办公桌底，她穿的是一条蓝色长裙，没有甚么看头。

「喂！你做甚么……快爬出来！」她吓得一跳，将两条腿夹得紧紧，狼狼的用腿尖来踢我，好在我早料到她有此一着，将她的腿牢牢的按着。

「看一看便成嘛，不用那么凶狠啊！」边说边将她的长裙扯高，将手放在她的膝盖上。

「不……不要碰我……我自己来……」她在极不愿意之下将长裙翻起，将紧夹的大腿稍微分开。

果然是一条很保守的白色内裤，她的大腿很光洁嫩滑，但是瘦瘦长长的，不大好看，大腿的尽头看到那微胀的三角洲……「看到了吗？快……出来！」她很不耐烦地说。

「看不到啊，这里的灯光暗……再张开点吧！」她无可奈何地将腿再张开了些：「你是盲的吗，好喇，现在看到了没有？」「你骗人！是黑白两色的，上面是白，那三角处是灰黑色的。」「黑色？那是我的阴……」她知道又说漏了嘴。

「哦！原来是阴毛！摸摸看！」我伸手抚摸着那黑麻麻的三角洲。

「你摸我……你想非礼我！」她吓得一跳。

「我不摸怎么知道裤是丝质？有言在先，要知道质料嘛……」我左手掌在她滑溜的大腿内侧轻轻地摸，右手中指沿着那三角裤尖端陷落的小罅揩揉着，我虽然看不到她的面色，但感觉她气到混身发抖，紧执着拳头的手指也变白了。平日在学生面前恶惯的她，怎能受这屈辱。

我毫不客气地用手指勾起她内裤边缘……摸到她的阴毛…再摸落些……触到两块滑滑的肉片…她本能地夹紧大腿，随即又缓缓地松开，用几乎呜咽的声音说：「验到了没有……求求你快些，一会有人进来便糟糕了。」「唔……摸着似乎是丝质，不知道是人造丝，还是真丝呀？」「老天呀！管他妈的人造丝，真丝、那有甚么关系？快出来！」她气得怒吼起来。

「听闻人造丝弄湿了之后很容易撕破的，待我试一试。」我将头埋在她的两条腿中，用舌隔着底裤在她那凹陷的小罅处舔，我听到她倒抽了一口气：「啊……喔……不要……」咬着她那条底裤边缘像小狗的扯，不消片刻便撕破一个很大的洞，手指由破洞处伸入去，摸到她疏疏落落的的阴毛，感到到两片肥厚的阴唇已经是有些少润湿，我轻轻的揉弄着她两片阴唇，探索她的小洞口。

「不……不……快点停手呀……！」她的怒吼变成哀鸣，她用拼命按着我的手，夹紧着大腿，挣扎着要保卫这最后的防线。

突然间听到两下敲门声，林主任吓得呆了，我亦屏息静气躲着不敢动，感到她两条温暖的大腿在微微的震抖着。

「进……来……吧……」她强作镇定。

从桌底望出去，见到对四寸的高跟鞋，慢慢走到桌旁。

「主任，这个下学年的开支计划报告有些问题……」听声音认出是那年轻的女见习生马小姐。

「好，放下来好了，待我有空时看看。」此情此景她当然没有心机批阅了。

「对不起，校长一小时后就要开会，他想你立即批阅这份报告，你有几分钟吗？」马小姐全神贯注着她的报告：「这批文具费……我不明白……」我趁这个大好良机，抓紧林主任的橡筋裤头，连拉带扯的想将她的底裤脱出来，可怜的她不但不能阻止，为了不想马小姐察觉，还暗地抬高屁股来方便我。

「甚么文具费用……噢……喔……是加进这个项目，你算错了，要……不要……不是……」林主任感觉到我将她两腿尽量分开，下体毫无遮蔽的任我狎玩，但一面要应付这马小姐的问题，当然是心不在焉了。

我的手指在她的蜜穴里缓缓抽插，溪水开始泛滥了，我另一只手便沿着小溪摸下去，在那啡褐色的屁眼儿扣挖着，吓得她紧紧地收缩肛门，连声音也变得发抖。

「错了？怎办呀……要不要我再算一次……」马小姐亦很焦急。

我用舌尖轻轻地在林主任的阴核包皮附近打圈，见到那羞怯怯的阴核慢慢地凸起来，红嫩嫩的一小粒，就像那刚发育女孩子的小乳头，我轻轻地舐着着这颗「小乳头」，舐得兴起，便含着它来吸啜，每吸一次，便感觉到她反弹性地挺起小腹。

试着狠狠地大力啜一下，她两条腿不能自制地前后地撑动，「哟！啊……不要……」她禁不住叫了出来。

马小姐见到恶婆神色有异，以为自己犯了大错，惶恐地拉了张椅子坐下，弯身附伏在桌面修改，连平时交叠膝头的坐姿也忘了。

我侧着身，卧在地上，由下面窥上去，马小姐那短短的迷你裙实在遮不了甚么，一条紧窄的小三角裤，包着那高耸的小屁股，两条晶莹饱满的美腿，比林主任的美得多，真想找个机会打她一炮。

一只手插着林主任暖暖湿湿的骚穴，一面抓着她的足踝磨擦我的肉棒，欣赏着马小姐的裙底春光，实在是忙个不了。

几分钟后，林主任终于打发了马小姐走，她自己也松了口气。

我由桌底爬出来，拿着那条撕破了的内裤端详一番：「可能不是真丝的啊，下次可不要买这些廉价货。」我扯下裤链，掏出那条硬崩崩的肉棒向着她淫笑：

「我这条老二比你老公大吗？」「你想怎样？……不要拿出来……」林主任吓得一跳。

「你这骚货的淫穴已经是湿淋淋了，还在装纯情？要不是外面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你，我真想摆你在桌上操你。你想我躲在桌下一辈子吗？乖乖的由桌底伸只脚过来搓弄我的老二，在十分钟内不能令我射精，我便对校长宣扬你的丑事……十分钟，开始！」「你太过份了，你……不要逼我……」「九分钟零四十秒。」「我老公认识有势力的人……」「九分钟零三十秒。」她为势所逼，唯有半卧在椅子，伸长双脚用脚尖挑逗我的肉棒。她用一只脚掌搓揉我的阴囊，脚趾公在龟头的小孔轻轻地扫，我从来未试过「脚淫」，感觉得很刺激。但脚趾总是比不上用手的灵活，加上她要盲目探索，一时失「脚」，足踝竟然踢正我的下阴，痛得我连条肉棒都软了下来。

「五分钟零三十秒。」她急得额角直冒着汗，显得很吃力。知道尚有几分钟，要改变策略了。

她缓缓地将眼镜除下，眉目含情地望着我，嗲声嗲气的说：「衰鬼！催甚么啦，你不喜欢我这条底裤便算了，为什么那样粗暴要撕破它，我改天给你穿条透明的成吗？」我将袋里的小型录音机开动了。

「阿明，你刚才在台底玩得我很舒服，噢……哟……你……一定是挖开我两片肥阴唇咯……看我那鲜红色……水汪汪的淫穴是不是？」林老师果然聪明，用淫声浪语来催情，听得我的老二胀硬起来。

她的脚趾又再拨弄我的肉棒，弄到我龟头的小孔有潺潺的滑液流出。

「你的肉棒很大条啊！想不想插我来呢？你这挑皮鬼，搞到我很姣……小冤家呀……啊哟……我想要你的大龟头塞进来……唔……」她七情上面的「咿咿啊啊」地呻吟起来。

「一分钟零三十秒。」「我想用嘴含你的肉棒啊！」她伸出舌头，用舌尖舐湿了红唇，「用这条舌头舐着你的阴囊、舐着你屁眼儿，你看我的舌头多灵活……啊……」「三十秒。」她解开两粒衬衫钮，露出个白色的乳罩，手指尖在乳头处打圈，娇嗲地向我说：「如果外面的人看不到，我会给你啜我的大乳房，你看它多大、多圆！……唔……有机会我会用对大乳房来夹着你的肉棒，夹呀……磨呀……直到你喷浆为止。」「二十秒。」「你看呀，我在挖自己的淫穴了……我想你插我呀！很湿……啊……很……爽……啊！……」「十秒。」看她粉脸通红，微闭双目，呼吸渐渐加促，小腹愈挺愈急，喃喃自语「好刺激啊…好……舒服呀，我死喇……，喔……啊……我爽死……喇……」看她的样子已经进入高潮了。

听着她的淫声浪语，看着她的骄嗲媚态，加上她的脚趾不停地搓弄着肉棒敏感的尖端，我也忍不住在她的小腿射了精。

「零秒！」见到她筋疲力尽的软下来，觉得这样折磨她是有点过份，我用她的底裤将老二和她的小腿楷抹干净便站起来，将那小型录音机袋好。离开房间时她仍旧闭着眼，不知道她是因为羞愧而不与我目光接触，还是在回味着刚才那淫荡的情景。

离开校门后还未到中午，走到肥伟家在附近的餐厅打了个电话上去，电话铃响了很久，伟妈才来接电话：「喂！找谁？」「我是警署的贾探长，李伟的父亲在家吗？」我压低嗓子扮「贾探长」。

「他去了内地公干三数天，有甚么重要事？」「你是李太太吧，想请你到警署一行，半小时内有警车接你。」我说完便立即挂断电话。

她一个人在家就是我下手的大好良机了，我立即飞奔上楼去按门铃，伟妈匆匆地赤着脚出来开门。她好像是刚洗完澡，粉红色的晨褛内是件的短短的睡袍，手里还正拿着毛巾擦乾头发。

「阿明，怎么气冲冲的，你不用上课吗？」「伯母，不好了，阿伟在学校出事了。」「阿伟怎么了？刚才有个甚么贾探长的电话来，要我协助调查，我的心很慌乱，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伟爸。」「阿伟在校内贩卖色情录影带，现在给扣留了，录影带中有你两夫妻，还有学校的林主任在场，警方怀疑你们是主脑人，要带你去落案，刚好调查这案件的探长是我表哥，我知道这事便课也不上了……」「衰仔真无出色！一定是他偷了那卷录影带去卖……」，伟妈欲言又止，面有难色。

「请不要怕难为情，以大事为重，亚伟前途重要啊！」伟妈一边哭，一边说：「这纯粹是一场误会，伟爸房事不大济事，还埋怨我没有吸引力……呜……呜……他籍口要……试试换妻，我又不想随便的去找一些陌生人，刚好林主任的丈夫在生意交易上欠了伟爸一笔债，伟爸便成人之危，逼她两夫妻……做一次……呜……现在惹出祸了，怎么办？」「伯母不用担心，这事我可以代为解释，表哥向来怕老婆，买些少礼物求表嫂出头便没事了……你带着的名贵手表也不错啊，除下来给她作礼物便成了。」伟妈听了开心得搂着我：「太好了，拿这手表去……不够再告诉我吧。」我将表袋好，继续说：「但阿伟兜售录影带，证据确凿……不是钱可以疏通得了的，他有案底便不能出国了……」「怎办呀？」伟妈又开始哭了。「听说在扣留所会被人打到内伤的，阿伟身体弱怎受得起？」我心想：「你的儿子混身肥肉，怎会是体弱？」相信天下母亲爱子之心都是一样的。

「我一会便去替阿伟顶罪，看在表兄弟份上，贾探长会打得轻一点吧。」伟妈非常感动，抱着我在哭：「我怎能要你受罪？阿伟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我很方心！」她的晨褛散开，淡黄色薄薄的睡袍的下摆缩……到上大腿，窥到她大腿尽头的一点点三角裤。

她继续伏在我的膊头上诉苦，悲从中来：「阿伟又不成材……我……也很难受……呜……呜……」我紧紧地搂着她，将胸口压着她的大乳房，软绵绵的非常好受。她刚沐浴后的体香很好闻，薰得我头昏脑涨，手也变得不规矩地在抚摸着她屁股。

「我人老珠黄了，丈夫常借故常常去内地公干……呜……呜……」「伯母是个成熟的尤物，是我们一班同学中最漂亮的母亲，我们每次见到你都目不转睛地……看你的……」「看我的……甚么？」「看你的美腿咯！有一次……」边说边放肆她摸着她滑滑的大腿。

「有一次……你们看到我的腿了？」她实在是渴望我的赞美了，连我这轻佻越轨的行为也视如不见。

「你跌了钱包，你蹲在石阶拾回散开的物件，我们便窥到你裙底春光了。那次你穿了条薄如蝉翼的粉红色三角裤……就……就像现在的情形一样……」我撩起她的睡袍下摆示范：「我们都看到你那胀卜卜的地方，一片黑色的三角阴影……我们几个都呆了一会，急急地走到厕所去打手枪，阿洪还吹嘘的说看到你突出的几条茸毛啊！你从此便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女神。」伟妈羞得将头埋在我肩膊，像个少女地发着娇嗔捶着我的胸口：「大话鬼！

嘴甜舌滑的吃我豆腐，你们这班小子真坏透！啊……你帮忙我家人，我想送件礼物给你，不知你喜欢甚么？」我搂抱着她的腰，在她耳珠处吹气，细声说：「伟妈，我想吃奶！」伟妈情不自禁地笑起来：「你长得比我高，还要吃奶？」我悄悄将搂着她背部的手绕到前面，隔着晨褛轻摸她奶子。「乾妈的奶奶很坚挺、很圆……」卫妈捉着我的手，羞得面额通红：「你这小鬼，不要那么坏……伟妈老了，丈夫也嫌弃我了……要那姓林的女人也不要我！」「我在录影带看过林主任的身栽，蛮不错的……」「连你都说她漂亮！她比我年轻十岁，你们男人都喜欢年轻的……」「你比林主任更漂亮、更成熟、更……」平心而论，卫妈不算得很漂亮，但她有一种成熟、温顺，典型的家庭主妇的韵味。我立定主意，今天非要吃到这条住家菜不可。

「继续啊，更甚么呀？」她渴望我的赞美。

「你给我吃奶，我才告诉你。」我解开她晨褛的腰带，迅速地将肩带向两边一拨，找着她的襟前一扯，那对白玉般的豪乳便毫无保留的弹了出来。契妈给我这突袭吓了一跳，慌忙掩着岭上双梅：「不要……啊……你真多手……啊……」我不等她说完便将她嘴唇吻着，她扮着纯情的稍微挣扎几下，便张大了口，给我含啜她的舌尖。

我捉着她掩盖乳房的手，摆在我的裤档前让她感觉我那条硬挺的老二，她没有缩手，但亦不敢主动的去摸我。

我俯低头，拨开她象征式遮掩在胸前的手，交替地含啜和搓玩着她那两粒硬得像小子弹的奶头，她闭着眼睛，梦呓般的说：「阿明……不要……快停啊！」这样的阻止跟鼓励差不多。她一直都是闭着眼，任由我撩起她的睡袍，隔着三角裤抚摸她大腿尽头那胀胀的小丘，我注意到她面部的肌肉微微颤动，明显地知道我的挑逗，内心正在作情欲和理性的挣扎。

当我将她的三角裤褪到膝间的时候，她才如梦初醒地推开了我，幽幽的叹了口气：「我是你的长辈，这样做是礼教不容的，我实在不能对丈夫不忠……」「你老公当着你面也玩女人呀！」「他说是为了我好，希望可以治好我的冷感，冲激平淡的性生活。」「他妈的！又是传统妇女的愚忠，你们几时会站起来呐喊呀！你老公已经和林主任偷偷地搞得天翻地覆了，你不相信便听听这个……」我将刚才林主任的录音播出来：「……你刚才在抬底玩得我很舒服……」「不错，是她的声音啊，你怎么有这录音？」「这是表哥贾探长调查时偷录下来的，你还要听她向你老公发的淫声吗？」录音机继续转动，林主任的娇喘声：「……噢……哟……你……一定是挖开我两……片肥阴唇咯……看我那鲜红色……水汪汪的淫穴是不是？」伟妈又些愕然，真不敢相信那平日严肃的林主任会是那样淫荡，我为了继续刺激她，便再放出另一小节：「……冤家呀……啊哟……我想要你的大龟头塞进来……唔……唔……」伟妈气得半死，眼泪直流，声音也发抖了：「老鬼没良心，枉费我多年来安安份份，一心一意地对他……真是……呜……呜……」她愤然将睡袍脱下，踏出了那脱到膝头的三角裤，拖着我的手带我入睡房。

「阿明……我也给你看！」她将房中所有灯都亮了，卧在床上，毫不羞耻地将两腿张开对着我。

为了让我看得透澈，她将两膝弯起到几乎贴着奶子，两手由大腿外侧绕到阴部，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将淫穴向左右挖开。

「阿明，我的……穴是不是比那姓林的狐狸精差劲？」我卧在她身旁，摸弄她那毛茸茸、涨卜卜的三角洲说：「伯母的小穴阴唇肥厚，张开来就像朵喇叭花，非常之性感；那姓林的下面阴毛疏疏落落，贱穴又看起来乾干的……最要命的是两条腿很瘦，皮肤又黑又粗，真难看啊！」伟妈听得很开心，斜眼望着我，骄傲地将她的屁股左右扭摆，那喇叭花的花瓣也相应地摇晃着。

「唔……真不知你老公喜欢她甚么……呀！我知道了！」「甚么？快告诉我！」「你老公一定是喜欢她的吹萧技巧，男人都喜欢女的替他口交服务啊！」我将裤子脱掉，挺着条大老二摆到她的口唇边：「伯母，你是个引死人的尤物……引得我的肉棒硬硬的，连龟头都已经有润滑液渗出来了。来吧，张大你的口，试试你的萧技吧。」伟妈尴尬的伸出舌头，皱着眉头舐我的袋子，由肉棒的根部舐到龟头，然后便整条含进口内吮啜，眼角斜视着我，好像是观察我的反应。虽然她的动作不大熟练，我亦轻轻的拨起她额前垂下来的秀发，对她嘉奖一番：「伯母……的舌功弄得我很舒服啊！」她羞得粉面通红，微微的点头。我亦开始扣挖她的小穴，三两下子便春潮泛滥，嫩红湿润的小洞，在床灯的反光下更觉得鲜艳，尤其是那粒滑潺潺的小核，红嫩嫩的凸起来，很是抢眼。我轻轻舐着她那片花瓣用食指急促地在她的小核尖打圈，她轻奋得呻吟起来。

我知道这是时候了，将肉棒由她口中抽出，对准她的小穴，狼狼的插进去。

她的小穴比我想像中紧窄，暖暖滑滑的非常舒服。她用双腿跟绕着我的腰部，随着我的抽插而耸动着小腹。

不到五分钟，她开始了发出梦呓般的声音了，我感觉到她全身一阵一阵地抽，知道她高潮将近了。

我将肉棒拉出来，龟头在她的穴洞口徘徊，急得她大叫：「啊……不要拿走啊……求求你……插进……来」我便用尽全身的气力，像打桩机地连续抽插，插得她双眼反白，淫水声「吱……吱……」作响。龟头突然间感到热辣辣的，忍不住便在她里面爆了浆。

我们搂着睡了片刻，她望着我幽幽地说：「阿明，你要知道我是刚才一时糊涂……实在不应和你做……那事。可一不可再，你千万要守秘密啊！」稍后她很便温柔地帮我穿回衣服，临走前她还千万嘱咐我要用功读书。

【完】